

偶然看到电视片《上海寻味》某集,沪上某老字号大厨在介绍他家特色菜——咕佬肉。选上好的梅花猪肉,腌制,上浆,两次煎炸,配番茄酱红米等秘制酱汁,最后辅以洋葱菠萝青椒片爆炒,装盘上桌,如此精心,岂有不好吃之理?不用想象,酸甜香脆在味蕾多层次绽放。大厨的说法,咕佬肉属于粗菜细做。我的感觉用梅花肉做咕佬肉好比穿了绫罗绸缎田头劳作,国外唐人街中式餐馆的咕佬肉似乎堪称咕佬肉的本尊基础担当,肉的边角料,番茄酱,几片青椒一两块菠萝,把老外吃得以为中餐就是番茄酱肉块。

但是,有意思的是,倘若出门在外,若能吃到一盘咕佬肉白米饭,也算暂解在外的倦怠,谈不上乡思之类,其实就是本土乡和食物的左右手关系。看一盘上等咕佬肉,诞生,看着看着竟然浮上

泪意,当然不是酸味引起的生理反应,我是想起了少年时代也算时常吃到的咕佬肉了。也许确是中年脑洞别样了,说睹物思情是夸张了,但也还是会

就是咕佬肉呢。至于为什么叫咕佬肉,不叫炸肉块呢,不清楚。说是粤菜中原叫咕噜肉,是不是取其圆嘟嘟,一口一吞的意思。且不管它,我只晓得小时候很盼望外婆做咕佬肉,虽然面粉之内多肥肉,但裹了面粉煎炸过后的咕佬肉吃起来和红烧肉别有滋味,尤其肉丁和面粉之间那一层的咸鲜,与香脆相得益彰。

咕佬肉和“酸的馒头”

龚静

睹特定之物念特定之情。梅花肉当然不会在少年的孤陋视野里,梅花且肉?那是在书里吧,彼时所见不过一块肋条肉上切下来的碎碎粒粒,有的甚至几粒肥肉丁,做红烧肉不够格,捏肉圆料不到位,外婆就做咕佬肉。看她操作似乎也不繁杂,盐、料酒略微腌一腌,和面粉和水打在一个大蓝边碗里,铁锅放点油,当然也不会太多,哪里能起饭店那样的大油锅?油热,一勺面粉淋入锅,油花沸腾,片刻出锅,一般也不重新入锅添酱汁翻炒,就这么趁热吃,脆香。哦,少时的我晓得了这个

别有味,尤其肉丁和面粉之间那一层的咸鲜,与香脆相得益彰。

如今什么样的咕佬肉都可以去吃一吃的,看到咕佬肉竟然情绪起伏大概是为了不能忘却的记忆,虽然早已过了感伤主义的年龄,现在也不是很欣赏过于感伤主义的文字,但咕佬肉让自己觉得还是有些“酸的馒头”(sentimental感伤的,多愁善感的)。其实“酸”的不是“馒头”(或者咕佬肉),是背后这份日复一日的操持和耐烦。拮据时代,如外婆这样的家人每天盘算着买点啥,烧点啥,红烧还是清炖,煎炸还是余汤,花色搭配合理伐?一块肉哪能物尽其用,几块钱如何分厘毕穷,还几乎不抱怨不感叹,吃得消要做,吃不太消也拖着身体做,直到躺倒。外婆也不过从一中年女人,慢慢老上去,才成为老外婆。这些外婆奶奶们自己是多多少少轻慢了他们的想愿,全心全意日常劳作。而轻狂年少时,沉浸在文学想象哲学思绪中的我虽然晓得家务操持的繁杂,也尽力而为地相帮,但事实上心思却并不聚焦于此,当然带着装满外婆做的肉馅蛋玻璃瓶到学校,吃起来还是美美的。虽然晓得外婆们的付出辛劳,但实在并不主动去掂量其中分量,当然,当然,生活会渐渐地呈现出分量,你要好好工作,也要家务日常,锅碗瓢盆和书香笔墨并不违和。你自己的,他人的,生活的分量务需自觉地掂量,轻重自现。这个时候,你就会有更多的懂得,懂得日常生活的重量,懂得重复之中的庄严,懂得所谓“拓展”“飞升”“超拔”之大词还是不要随便说的好。日复一日,得多少泥泞满地,才有似锦繁花。

我就是不喜欢“生活不仅有眼前的苟且,还有诗



花鸟总知春烂漫 (纸本设色) 顾炫

闻张桂梅事赋

秦史轶

咏絮搓盐总漫夸,何曾绛帐吐女娃。鶉居馥食鞫鸫鹭,夜寐晨兴出稻麻。遐壤金秋香桂子,丽江冰雪吐梅花。寄言努力争清北,一望青山遍瑞霞。

购物口占 (外一首) 梅月多风雨,阴晴相叠加。步闲消积食,养老顾持家。携袋观蔬果,躬身尝菜瓜。归从高架下,惊见碧云斜。

自己的平常日子有了想念感念,平日或可为平常书的。

“黑手党”老顾

鹿承亮

老顾也是修自行车的。他是我光顾最多的自行车摊。老顾的修车点在他的家前面,骥江路和渔婆路的交叉口。老顾有一口灿烂的门牙,还有一双煤炭工人般的黑手,所以,他常常说自己是“黑手党”——自行车的机油和灰尘染成的。

白天里,老顾的身边坐有许多老人,老人们仿佛是老顾的监工。他们看着老顾修车,补胎和打气,到了中午,回家吃饭。下午,再坐在老顾的身边做“监工”。这些老人其实也在监视着路口发生的许多故事。但那些故事都和老顾没有关系,修车的老顾很是专注。到了晚上,老人们全回家了,老顾不做生意了。他开始喝酒,刚抿了几两酒,神奇得很,如钓鱼的姜太公,躺在那张老躺椅上,听电台里播的讲经。偶尔也有生意的。见到有生意光顾了,老顾的小狗就会推他的腿。狗名叫虎子,被他修理得很听话。老顾回乡下过年的时候,没把它带上,而是在虎子的窝里放了五天的食,真不知道虎子是如何把五天的食平均成五份的?我以为,老顾的虎子,是真正懂数学的。电台里的讲经总是会播完的。一旦播放完了,路上已空旷了许多。几乎见不到自行车了。老顾会摸出工具箱里的空竹,开始抖他的空竹。空荡荡的深夜路口,那嗡嗡的空竹声,仿佛有无数只鸟的翅膀在振动——是什么鸟翅呢,我猜了几种,最像是是那种灰掠鸟。小小的,比麻雀还小,但比麻雀更为坚定的,如逗号一样的灰掠鸟。也不知道老顾是什么时候停止修车的,只知道有很长时间见不到他了,那些老人坐过的老木椅翻放在路边,很是落寞。有时候会遇见虎子,虎子也变得很警惕,蹿行出来,又很快消失了。我很想去老顾家问问,但还是没去问。再后来,过了有半年时间吧,我终于在路上遇到老顾了。问起他的去向,他说他现在城北桥那里看一个工地。我问他辛苦不辛苦,老顾说谈不上辛苦不辛苦,反正就这样看着就行。当时我正骑着一辆公共自行车,有点尴尬。老顾却不尴尬,还说这自行车是实心车胎,不用打气的,很好。又过了半年,我见到老顾的机会多了,再问他,他说不去看工地了。老顾说得很平静,牙齿很白,手依旧很黑。那些经年的机油和灰尘,就像我们面前不得不的生活,真是顽固得很。

大迁徙

陈大新

一族憨态可掬的亚洲象,从美丽的西双版纳从林中“出走”,一路向北迁徙。2021年夏初,这十几头“断鼻家族”大象出人意料的举动,格外引人注目。而人们也开始了对大象迁徙之谜的破解,现已有大量象栖息地缩小、质量退化,食物短缺,大象种群数量激增等各种说法。但也有行家表示,亚洲象“出走”属正常迁徙,亚洲象本有迁徙的习性。

如果探究起来,生命的本质正在于迁徙。生命的活力、伟力,生命的欣欣向荣,正在于不断地迁徙。有人指出:“我们就是外星人!”地球生命如果与陨石有关,那么我们就是“天外来客”。亚洲象是很有灵性的,它们能感觉到人类的友善,今天,它们的迁徙并无太大风险,这与它们远古的祖先很不同,那时,大迁徙,意味着极大的风险和挑战。动物界的大迁徙,无论是陆地、水中还是天空,都是生命的进行曲,对于迁徙者来说是不惜一切的“朝圣”,或者说身负使命的远征,前仆后继,勇往直前。水族们为了产卵的大迁徙是舍生忘死的,角马、野牛为水草的大迁徙更是壮烈无比。而候鸟的大迁徙,看上去故事不多,其实生死攸关。燕子的春来冬去,大雁的南来北往,常会惹动诗人的情怀,可迁徙背后的艰难,却鲜为人知。

生活于天山和阿尔泰山一带的蓑羽鹤,每年都要飞越喜马拉雅山脉,而每次向“世界屋脊”的进发,都是一次真正的生死之旅。它们会遭遇寒流和风暴,还有金雕的狙击。据有人观测,当成百上千的蓑羽鹤排成“人”字或“一”字的阵形,开始大迁徙后,将有四分之一的同伴无法抵达终点,它们大迁徙的目的是印度北部的湿地,蓑羽鹤要在那里度过冬天。动物界的大迁徙是为了种族的延续和生存,而人类的迁徙则同时创造了辉煌的文明。据现代考古得出的结论,对中原地区来说,夏、商、周都是“外来户”。周是从西部迁徙过来的,夏来自东南方,商则是从东北过来的。考古学家苏秉琦称:说黄河为中华民族的摇篮,并不准确,应当称黄河是熔炉,它使中华民族凝聚起来,融合为一体了。在距今6000年前后,中原的古文化发生了裂变,仰韶文化裂变为半坡和庙底沟两种类型,而这种裂变正是人类的迁徙造成的。1985年,在山西侯马“晋文化”讨论会上,苏秉琦写了一首诗:

华山玫瑰燕山龙,大青山下学与瓮。汾河湾旁馨和鼓,夏商周及晋文公。考古学探索中华文明的源头,同时也绘出了一幅民族大迁徙的线路图。2021年6月17日,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升空,聂海胜、刘伯明、汤洪波作为人类向太空迁徙的先驱者,被载入史册,而人类的探测器也已经抵达火星,有朝一日,将火星改造为宜居星球,实现人类向外星的大迁徙已非梦想。

来到杭州,参加“2021中国数字阅读大会”。杭州是数字阅读的重镇,近年来“咪咕文化”给网络作家上课,认识了一大批才华满满的文学青年。他们有的不显山不露水,有的率性任性,但一履履历,都写了很多书,以笔为帆,航行在互联网的大海中。中国有9亿多网民,平均每天每人上网2.5小时,一天将近23亿小时,文学在其中有多大的比例?真是无限想象的空间!2020年,中国数字阅读的

芋艿,江南遍植。其生长期长,从清明时芋仔入土,至九月份开挖,约半年周期。开挖后的芋艿,除食用留一些芋仔仔,来年再植。芋仔仔生命力强,只需在阴凉潮湿处,即能保存越冬。水份过多或过暖,会烂或发芽。芋艿性喜温湿,开年春气动,农人在塘坵的近水处,或者在沟渠边,用锄头角刨出浅浅的沟,再铺上些猪粪,将已暴芽的芋头埋入,露出胚芽。其叶瓣始青嫩而红,若尖尖荷叶。撈许才绽开,弱不禁风。此时,农人在河中卷水草覆于根部,图保湿,又是上佳的基肥。然后就扔一边,它不会有虫害,无需多管。湿润的土地,充足的肥料,再加上夏风暴雨,冷不丁发现,它们已生长得婷婷玉立了。芋艿没有花,其叶似心形而长,青绿可人。盛夏时,芋艿叶长足了。正晌午,烈日烘烤,我们午饭后去学校路过芋艿田,顺手折一芋艿叶盖于头顶,居然能罩住一个个小小

的身躯。长大后,当看到丰子恺漫画《空将荷叶盖头归》,读到古人“竟折团蒲遮晚照”的诗句时,就会想起当年用芋艿叶盖头的情景。似乎还能记起芋艿叶清新的味道。芋艿有青梗、红梗两种,除了根基区别,主要在于,红梗的芋艿上口更软糯。深秋,河水潦缩,灌浆的晚稻上了最后一遍水后,就让泥土板结。芋艿地开始失水。要不了多久,农人用田刀、铁鍬翻开泥土,就露出一窝窝芋艿。拎起枯茎一抖,像一窝蛋,足有六七斤重。最大的称芋头,就是那时作为芋仔种下去的。它个头最大,有一斤多重。围着它的是分彙出来的芋仔仔。一般如鸡蛋、鸭蛋般大小。那些芋仔仔状如茨菰,上面也附着毛须,只是茨菰雪白,芋仔仔呈暗紫色。江浙一带山区,路边常见农

芋艿没有花

汤朔梅

芋地开始失水。要不了多久,农人用田刀、铁鍬翻开泥土,就露出一窝窝芋艿。拎起枯茎一抖,像一窝蛋,足有六七斤重。最大的称芋头,就是那时作为芋仔种下去的。它个头最大,有一斤多重。围着它的是分彙出来的芋仔仔。一般如鸡蛋、鸭蛋般大小。那些芋仔仔状如茨菰,上面也附着毛须,只是茨菰雪白,芋仔仔呈暗紫色。江浙一带山区,路边常见农

来到杭州,参加“2021中国数字阅读大会”。杭州是数字阅读的重镇,近年来“咪咕文化”给网络作家上课,认识了一大批才华满满的文学青年。他们有的不显山不露水,有的率性任性,但一履履历,都写了很多书,以笔为帆,航行在互联网的大海中。中国有9亿多网民,平均每天每人上网2.5小时,一天将近23亿小时,文学在其中有多大的比例?真是无限想象的空间!2020年,中国数字阅读的

芋艿没有花

芋地开始失水。要不了多久,农人用田刀、铁鍬翻开泥土,就露出一窝窝芋艿。拎起枯茎一抖,像一窝蛋,足有六七斤重。最大的称芋头,就是那时作为芋仔种下去的。它个头最大,有一斤多重。围着它的是分彙出来的芋仔仔。一般如鸡蛋、鸭蛋般大小。那些芋仔仔状如茨菰,上面也附着毛须,只是茨菰雪白,芋仔仔呈暗紫色。江浙一带山区,路边常见农

用阅读点亮中国

梁永安

市场收益351.6亿元,其中大众阅读约占十分之一,无论数量和质量,都有巨大的发展前景。这次大会的主题是“用阅读点亮中国”,正当其时。还是习惯纸质书,每当买到一本装帧精致内容入心的书,浑身都是温暖的喜悦。遇到特别喜爱的书,一般买两本,一本平时看,一本保存。来杭州前,

买了三套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的《源氏物语》,喜欢这套书的用纸和装帧,喜欢它收录的《源氏物语》古画卷,这样的感觉,数字阅读不能比。然而数字阅读也不可分离,尤其是旅行时,一定会带上10吋墨水屏的阅读器,里面存着1万多本书,是个丰饶的数字图书馆。纸质书和电子书,已经是很多人的基本阅读方式,各尽其能,缺一不可。因为爱书,而喜欢爱读书的人,每当相遇爱书人,立刻无距离,语言都开了花。一个现代人,直接经验只占知识来源的4%左右,其余都靠间接。阅读是间接知识的主渠道,阅读的积累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人的生存质量。古语说“人生糊涂识字始”,这似乎是对爱书人的调侃,但细细品味,也许是最高的褒扬。郑板桥流传最广的书法是“难得糊涂”,这“糊涂”是通脱,是释然,是回归初心的尘埃落定,是在这个世界中的自由来去。

地栗,即荸荠。其于吾之乡人,若以王国维论诗词意境拟之,谓“荸荠”为隔。

地底佳果

责编:杨晓晖

责编:杨晓晖

责编:杨晓晖

责编:杨晓晖

